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卷三　　　宋　趙鵬飛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弒不書即位正也吾於隱公既言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之弒其謀甚晦方公與夫人如齊亦豈虞夫婦之間萌逆弒之謀及公薨于齊魯人益以為齊侯殺

之亦不知其謀之出於夫人也雖夫人亦謂魯之不我疑故喪之歸也亦從而歸歸魯三月而魯人無知夫人與謀者其責於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魯葢以力不能得齊侯而甘心焉得彭生姑以當齊侯亦不知賊葢在苫塊之側而不問也姦雄殺人而逃心猶有所不安況婦人之情乎喪歸三月魯時將練祭夫人懼與祭而干冥責也於是奔齊弑逆之謀至是乃敗夫人葢自敗也魯於是始得弑君之賊然子母之間

何以置之哉蓋絕之可也而莊公幼稚有所不忍焉
聖人以為法不可以恩掩義故春秋於是奔也黜不
書氏為魯誅之而為莊公絕之也公穀皆以去族為
未爵命此亦未爵命邪吾前論去族為聖人之書法
於是有足證者矣內諱奔例書遜避之也其實奔也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忠孝無二道移孝於忠同是心也故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今魯於齊有不與共戴天之讎而天王命以主婚是置人於不孝也為魯侯者宜何以處之寧辭王命以避讎可也葢王命有義可辭父讎無言可避故君子寧廢其公而存其私是天下之通理也如是則忠孝不失為兩全今魯上不辭王命而下無以避父讎既遣單伯為天子送王姬矣乃為築館于外以待之示不接於讎也然一舉而忠孝兩失外王姬則於王為不忠歸王姬於齊則於父為不孝魯侯之計初

以為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上不違王命下不接父雠矣盍不思其忠孝兩失皆本乎築館于外也不忠不孝之罪其可以智免哉單伯魯大夫或者疑送王姬非魯所宜遂以單伯為王臣及見十四年鄄之會單伯書於會之上若内大夫於是又改送為逆是二者均失也天王命魯主婚姬若魯女也故單伯言送而王姬言歸皆以内之辭書之茍以為逆豈有齊娶王姬而魯為逆者哉然内大夫未有書字者此書字者

劉敞謂魯之孤是也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也如郳儀父之類故書字此為得之孤益魯附庸之君入仕于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策命也若書所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生而命之固也死而策命古無是理周官有職喪掌諸侯之喪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有事謂

賻贈賵含之典也若其有功德於世者死有誄有鼎銘揜此無所謂錫命者焉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此春秋之末叔季之事非制也極其原當自莊王啓之然以衛襄之為人而較魯桓則景王之失為輕且桓公天下之大逆生不能討死復何辭以策命之則莊王尤為不君矣不書天闕文或者附會天德天討之事以求不書天之旨鑿矣書錫桓公命其貶自著安在去天而後見貶哉不然王伐鄭不書天豈其

貶非天討歟聖人立文自有體不如是之屑屑也

王姬歸于齊

夏送王姬秋築館于外至冬而後歸於齊久遲於魯何也見齊魯之兩不安也魯人不敢送懼不孝之罪暴於天下也齊侯不敢逆懼魯要其來而為父復讎也遲之已久齊知魯無復讎之意而後來逆之不書逆常事也觀王姬久留魯而情可見矣魯主婚王姬若內女故書歸

齊師遷紀郱鄑郚

嗚呼齊襄狗彘也紀紀王后之國今王復歸女於齊紀亦有婚姻之好焉姫入齊而齊遷三邑者其人也其亦有親愛之心哉僖公見紀之納女於王則終身不敢謀紀襄公當王姫之歸而遷紀邑焉其父子為惡之輕重又可較矣春秋之書遷有三義有遷人之國者宋人遷宿是也有自遷其國者許遷於葉是也有遷人之邑者紀郱鄑郚是也遷國徙其都鄙城市而

已遷邑則徙其民而取其地也或者曰遷其民而墟其地非也且遷者本利其地而遷之若不取其地摟其民何益哉周之井田有田始有民春秋之世其法固存也遷其民而不取其田民何以置之然取邑曰取者不轉徙其民也遷邑曰遷者轉徙其民也齊不義而逼紀紀民有所不順焉故以師脅之驅其民而徙之東置於南甲居於乙疆其地而别之使若齊置之也取其地而民安之曰取取其地而疆其民曰遷

聖人因事立文而義自顯也紀小國爾三邑既遷所存者幾何宜其不能立於大國之間則紀之亡若不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魯附庸也未王命故以地舉之若郳牟婁焉莊公幼弱大夫專恣於餘丘叛故公子慶父專兵伐之然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

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萌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非褒慶父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書齊王姬卒疑辭也王姬卒而夫人會齊侯于禚是誠可疑者桓公千乘之君文姜與其兄謀之如獵狐兔王姬婦人又何恃哉歸齊八月而卒於齊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之赴魯内有所不安而赴之疑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魯問其故也不知赴之而夫人遂出會于禚是乃所以致魯之疑聖人亦從其實以疑詞書之其意可見矣不然王姬卒常事爾何以書之或曰初姬之歸也魯主之故赴於魯非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亦魯主之也其後何以不書卒

乙酉宋公馮卒

魯之桓宋之馮一體之人也而其時又適相終始其同惡相比盜之常情桓馮不死鄭亂不息然其所以

亂鄭者實桓馮之故宋馮出忽立突初以植逆黨也不惟利其黨而且利其賂賂不厭則始立而終惡之桓之與突亦同惡者也突失宋則比於魯亦同氣相求者故魯復摟之以伐宋及其末突為國人所疾而出奔則魯宋均無望於突矣無望於突亦可以已矣而二人之心以為突出則逆黨孤於是舍前日交兵之怨而同納突焉忽已得鄭而突居於櫟是鄭有二君也鄭有二君緊誰之罪歟桓馮為之也桓十七年

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亹使桓不死兵釁復生矣幸桓死而馮不能獨納突也及桓十八年齊襄伏甲殺子亹而立子嬰鄭益未定突猶在櫟使宋馮不死又未必不為突謀也今馮死矣故子嬰雖稚而君鄭十有四年突無如之何者失宋魯之援也故聖人於春秋重絶逆黨益重絶逆黨則天下之亂息矣宋馮之卒聖人益幸其卒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不義而立不義而奔王法所不容也齊襄為逋逃主而久匿之至是五年復舉兵伐衛謀納朔也齊襄之行汚人牙頰天下同疾之而魯又有君父之讎其可與之俱邪莊公於此纔十有五君子益不可責其過也而深可誅者大夫之無君忘讎於内而專兵於外其可忍哉故去溺之族誅之重矣其後莊公忍父之讎而從其伐衛闘王師而敗之上不忠而下不孝皆溺所以致其君者然也其罪可勝誅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崩七年而後葬周無臣子而諸侯無王也左氏曰緩何止緩邪公穀以為改葬意之爾若然則何以不書改如卜之改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春秋因事立文而褒貶自見紀季以酅入於齊始隱終哀惟此而已故其文異凡大夫有罪者必書奔而

此不書奔大夫竊邑者必書叛而此不書叛大夫貶者皆斥名而此不斥名葢事可疑者聖人不異其文無以判後世之疑此何疑哉季紀侯之弟也知齊將滅紀紀亡無日矣於是割紀之邑以出事齊其迹若叛紀竊邑而事讎也聖人不異其文後世豈不誣君子為亂臣賊子邪葢紀侯疾齊襄之惡不忍北面於齊齊兵將臨紀也紀侯將築城鑿池效死而守之則民不能無傷全其民則社稷滅守社稷則民俱死紀

季於是謀於君割邑以附庸於齊辱已以全兄之高
因邑以繼紀之祀其為迹則逆而其謀則順其後遂
國於鄫而叔姬有歸則宗祀不泯者季之功也故聖
人書字若許叔蔡季之賢也不書奔非若邾庶其以
漆閭丘來奔之惡也不書叛非若趙鞅入於晉陽以
叛之逆也其意與文自見殆不可以迹而疑其情也
或者不得其旨謬曰諸侯母弟皆書字宋公之弟辰
陳侯之弟黄何以書名又以為未命者稱字既命者

稱名莊公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書名是既命也至閔元年季子來歸乃書字無乃既命而復追命邪聖人惟書字書名去氏書氏為春秋之權舍此何以寓襃貶哉

冬公次于滑

有其實者聖人與其名盜其名者聖人責其實公次於滑將以救紀無其實安得享其名故聖人以徒次為文不與其名也齊師次於聶北救邢名曰救邢安

得無其實故聖人書夷儀之遷以責其實也滑之次

莊公益幼也子同生迄今十有五年十五之童其能

抗齊而救紀乎不能也實不能而徒出兵何益哉雖

圖其名不可得也故書公次而不與其救無其實不

與其名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文姜淫奔君子所切齒然元年奔齊聖人去其氏及

禚之會祝丘之享復其族何也去氏所以誅其弑逆

之惡不去氏則無以見其弑復氏所以重齊侯之誅
不書氏則無以見其禽獸之行文姜固在所誅也而
一婦人何足誅哉所以痛誅者齊襄也若司馬之法
在齊襄當服九伐之典文姜何足治哉詩人賦敝笱
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魚大者
敝笱足以制之文姜無足治者也南山刺襄公則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狐喻襄公襄公何以為人哉
故聖人於春秋誅齊襄為重而以文姜為不足誅也

享者兩君相見享於廟禮也以妹享於祝丘宣淫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嫁於諸侯者多矣卒葬者不書惟紀伯姬之卒書恤其死於亡國之際也宋共姬之卒書恤其死於宋之災也紀伯姬之卒紀猶未亡而所以書者為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衛地謀納朔也鄭伯突自桓十五年居于櫟以傳考之蓋未嘗入鄭也十八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莊元年齊襄殺子亹祭仲立子嬰子嬰至是凡四年突居櫟子嬰居鄭鄭有二君子嬰之立不書於經則今日遇於垂者子嬰邪鄭伯突邪曰鄭伯突也夫世鄭之統者昭公為正昭弒而無子則統固絶矣亹嬰雖繼立乃昭之姪不可謂正而突雖簒實莊公之子又嘗君鄭矣聖人於此與其世鄭之統者名與之

實誅之也葢不與其名則無以顯其篡之實然則遇
垂者鄭伯突也蘇轍以為子嬰過矣且據傳所書則
此遇亦非子嬰初齊襄伐鄭問弑君罪鄭會之為齊
所弑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
敢冒不測以會齊邪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
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
則鄭伯決非子嬰此固若無足論者然傳世之統聖
人重之愚故白聖人之意以明鄭之世統云

紀侯大去其國

聖人書紀之事何其異也前日紀季入齊為之顯然隱惡抑揚其文必置於無罪之地今紀侯之去也又為之筆削諱避俾其不與惡人同科豈聖人之私紀哉原其情而已勢有所不能免者紀之滅亡是也齊之於紀葢九世讎傳曰齊侯烹於周紀侯譖之今雖越數世而齊憾未已雖其事有無不見於經然觀齊謀紀之毒其或然也自僖公與鄭伯如紀而謀襲之

距今十有八年覲紀侯於齊之僖襄均不見其有非常之怨而齊之謀曰深紀侯下之益巳無所不至桓六年會桓於郕冬來朝魯皆以求成於齊而齊不順九年又納女於王倚王之重以圖安齊亦未之平也十七年又為黃之盟然襄公立而逼紀愈甚王又為之歸女於齊期以平其怨而反虐之王姬歸齊而三邑遷焉三邑既遷而紀無以自存矣故三年使季以酅入於齊為春秋杞然前年秋入齊迄今之夏而後

紀侯去之何哉葢須季之安於酅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葢與亡國異國亡必有滅之者而此不書滅明季之入足以止齊之滅也亡國之君必名責其不死社稷而此不書名明社稷在酅實未之亡也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葢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何褒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為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

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議者美之或推之大王之列擠之或陷於譚子之下皆不酌聖人之意而察其書法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而葬其夫人小惠能掩大惡乎齊在所誅也魯為伯姬父母之國魯不葬之以為仁而使齊責之以掩過則聖人書之不獨譏齊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忘父之讎而交於齊則會亦可也遇可也盟之亦可也何以狩為通於讎而託於狩兩相虞也元年既為齊主婚三年溺已會齊伐衛則通於讎久矣尚何虞哉葢前此之通於齊公與齊襄未嘗交際也今之狩兩君相見也交際之閒兩君不能無疑心故各以兵行徒以兵行則嫌於不順故以狩為言其實相虞也嗚呼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憾也今因狩一見而

繹之莊出於空桑邪則尚何責若是桓之子也其忍忘其父乎莊公於此不得與禽獸齒立於天地間尚可以人責之乎書曰齊人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以人責公聖人猶加恕心焉愚以是知春秋忠厚之意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嗚呼齊襄宣淫一至是邪師三軍之聚也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會享之禮也今當三軍之衆而

掩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簟第朱鞹路車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朝夕蕩遊乎路者也四驪濟濟垂轡瀰瀰兵車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蕩遊無厭荒樂不懃也其與春秋相表裏孔子存而不删於以見六經之權也

秋郳犂來來朝

郳附庸也附庸之君未命者皆字儀父蕭叔是也而此獨書名何邪微也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役宋

微矣公羊亦曰倪微國今犁來來朝葢知禮者其卒能佐伯主尊周室而請王命為小邾子榮列於五等之君其知禮端自今日朝始故聖人進而書朝異於介葛盧為襃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衛宣死而無嫡嗣朔譖殺急壽而自立黔牟急之弟也又逐朔而得衛則朔與黔牟均庶也均篡也今齊

師納朔而王師救黔牟其曲直之理則五十步笑百步爾然以彊弱論之則齊彊而周弱以尊卑辯之則周尊而齊卑齊所恃者彊於天下也周所恃者尊於諸侯也然聖人作春秋蓋抑彊而濟弱抑卑而奉尊彊不敢陵弱卑不敢抗尊則天下治正春秋之教也今齊連五國之兵以臨於衛衛固不敢敵也周復何以救之今周室之師不能當齊五之一則宜其救之不濟也然齊師納朔朔卒入於衛王師救黔牟而黔

年卒出奔聖人於朔之入也志齊之彊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四國皆人而內獨稱公人外所以人公也公忘父之讎復從讎於不義以抗敗王師齊與三國均得逆王之罪而莊公兼受無父之誅也莊公至是生十八年豈猶有童心故也故聖人以成人之義責之也王人微者子突名也如子孔子朝之類

或以字為襃或以名為貶皆非是襃貶在王師不在王人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脅五國之師抗王師而敗之逐黔牟而入衛朔之得衛其亦何安孔子曰汝安則為之朔固安於得位也尚何慙聖人書朔入于衛有所脅也公踰年動衆越三時從雠於遠且不義而抗王師及是而歸尚何辭

而歛至邪其告於廟必不曰敗王師也冊書之誣其
可信之不有春秋後世何以證哉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以為俘而公穀以為寶說者援書所謂俘厥寶
玉遂以寶與俘為一愚以為此二說不可合若以為
俘則貶在齊以為寶則貶在衛葢俘者兵之獲而寶
者國之賂也以理揆之此當為寶不可曰俘也且齊

之伐衛期納朔而已豈貪其寶玉虜其人民也益朔
脅諸侯之兵而復入衛其德於齊為多故以衛之寶
賂齊齊以魯釋讎而從已且親也於是分而遺魯焉
朔賂之齊齊分之魯其貶一也或者以衛寶比郜鼎
曰鼎取於宋猶曰郜鼎寶取於衛宜曰衛寶詎從名
也愚以為衛寶不書衛無以知其為衛之賂非郜鼎
之比君子觀其文而察其義不可鑿言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初文姜之淫奔莊公蓋幼也故聖人每每誅齊而責姜今莊公既冠矣而姜宣淫於二國之間春會於防魯地冬會於穀齊地也齊魯之民不勝其恥而莊公不恥也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言莊公長大而美既成人矣而不能防閑其母此詩人所以刺莊也且一婦人之出入豈難制哉而莊公縱其淫而不恥尚何以為人子乎莊公至是蓋冠矣聖人所以責之重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天地大變明不可以常情度之然不可謂無應而然也惟君人者常懷畏天之心而懼其為變兢兢修德建皇極於天下則天地位萬物育何有於變彼陋儒者規規指一事之應一物之驗以為知天此淫巫瞽史之事君子所不學夜恒星不見變之大者夜中星隕如雨天意豈可測哉視其變而戒懼修德以弭之無問其應可也揚雄曰聖人不求知天此言足以為

萬世法若公羊何休揚氏之罪人也恒星列星也星隕如雨志其多也或問其故曰吾知其變不知其故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為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説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此葢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

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麥禾實為水所盡耳何疑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兵出以名有名之師直直則多助兵出不義不義之

師曲曲則無功魯之與郕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於郎此何名哉故陳也蔡也有所不從陳蔡不至公懼不勝乃治兵習戰合齊師以圍郕不義甚矣故郕雖不支寧降齊而不降魯不義之兵雖小國有所不服自春動衆迄秋而還三時暴露於外且與讎比君子危之及其返也書還不書至葢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公之舉可謂不自量矣齊為讎而不報郕無憾而興兵已方忍讎事齊以幸喘息安

能脅陳蔡而必其至哉徒見齊嘗脅陳蔡以伐衛巳亦脅之以伐郕陳蔡其肯聽巳如聽齊邪甚哉其不自量也巳既釋父讎而事齊齊固親之矣則圍郕之舉求於齊可也何必陳蔡蓋郕介於齊魯之閒於陳蔡為遠與齊伐郕則疑郕服齊而不服巳於是寧遠求陳蔡而近捨齊不知陳蔡雖弱其能從吾役哉其不至也必矣二國不至卒不得巳而求齊齊至則郕固非我有也夏郕巳降齊及秋而後還蓋莊公舉事

不謹失措於郕遲留而不返愧無辭以歆至故書還不書至志其實也或者以還為善辭夫出師無名伐國不義三時而反猶曰善之春秋之法不如是之疎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凡弑君稱人君無道也諸兒之惡薰灸天地非特齊惡之魯亦欲其死也非特魯惡之天下後世均為太公誅之也而諸兒之弑書無知何也葢二惡並著不

可捨其甲而存其乙諸兒之無道不待書無知而後見無知之事非名則不彰何則無知仲年之子僖公以年為母弟愛之異於他弟而施及其子無知益習寵為常諸兒一旦絀之能無怨乎怨者亂之媒也於是弑諸兒而自立焉故著無知之名所以見僖公寵弟之禍不可不戒也春秋於此所以明親親賢賢之道不可偏廢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䖍

春秋之法有非名氏無以見褒貶者則雖微而必書如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有不在名氏而褒貶自見者則雖尊而不書會王人盟於翟泉是也葢不書劉夏無以見其卑而任尊者之職一書王人則已見周之微而王人下盟此詳畧之判也今䖍之盟所責在公忘父讎而為齊謀立君書曰及齊大夫盟其義已顯不在大夫之名氏而後見褒貶也及齊高傒盟則

罪在高傒而不在公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則罪在公而不在齊故畧外而詳内辭之詳畧聖人之意可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齊襄無道見弑其嗣勦絶子糾小白皆僖之子而襄之弟也以世統論之則均不當立而子糾出於魯小白出於衛子糾倚魯而謀入故書納小白脅彊而自入故書入納與入均不正也而小白彊而得之書曰齊小白入於齊簒也然莊公於齊不共戴天齊之亂

魯宜討之也而反憂之初盟其大夫謀為之立君及是遂躬伐齊而納子糾焉或者曰此以德報怨也愚以為不然怨有淺深如壇坫之爭干戈之憾以德報可也不共戴天何所逃之而可以德報邪釋父讎而冒不孝之罪於萬世之下德何有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猶不可以德而况父讎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諸侯五月而葬齊方内亂不暇於行葬禮故越三時之久以見臣子之非緩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内戰未有書敗績者皆為之諱也今乾時之戰不諱敗則聖人之待莊公蓋亦薄矣皆魯君也厚於他而薄於莊何哉見莊公之不足齒也人莫不有父而莊公獨無父有無父之國則齒莊公有無父之人則重莊公矣公自春及齊大夫盟夏遂伐齊納子糾

齊小白既乘間而入則公可以已矣尚整兵而與齊戰折北不支佚獲而逃使無讎而為齊納糾猶有義不義也今為讎納君已無父矣雖義何益哉況小白兄子糾弟也公穀經文皆書糾而不書子明糾不當納也內忘父讎而外為齊納不當立之君莊公之過非徒日月之食也終身之罪也尚何足為諱哉故不諱敗露其惡也或者以我伐齊為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榮之也噫君子觀莊公果有復讎

之心哉為齊主婚從齊伐衛受齊遺俘及齊圍郕盟大夫豈今日之戰一旦背齊好而直為父復讎且莊所納者讎之弟而名為復讎有是理乎七月會葬襄公而八月及齊師戰其戰之意可見安用譊譊為無父之人文過哉或者又以没公不書為公恥夫敗且不諱尚何恥之没哉戰不書公緣上公伐齊之文也如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秋及邾師戰於升陘同義學者無多穿鑿以紊經體則褒貶自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之惡於是甚矣已既先入以得齊齊人安之小白何虞哉糾糊口於外已不能和協則縱之可也小白必殺之而後已曰吾所以絕人望而杜後患也小白其亦有天倫之性哉鄭莊克段滑在衛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夫既攘其位而勦絕其命君子其安乎則小白之姦蓋加鄭莊一等宋殤之用心猶恕於小白也小白之意蓋見夫鄭突不殺忽卒出

入歸奔如傳舍故於此必取而殺之則齊安焉葢不知其惡直出於鄭突之上而萬世不磨也故聖人於齊書人則知其為小白於糾復書子則見其不宜殺也左氏謬以為魯殺之論語恒公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之言與春秋所書炳若日月學者安得信傳而戾經也然書此者亦足以見魯不能庇而為齊所取是乃所以譏魯也

冬浚洙

隘哉莊公有童心也呉江劔閣洞庭孟門天下之險也或者越而過之若趨平地洙何足恃哉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莊公不孝天怒民怨四鄰叛之舍齊益無通者前日侯陳蔡不至知四鄰莫有蔭者公又納糾賈怨於齊乃區區浚其溝澮以為備齊之具不其愚哉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小白不畏而問罪焉何畏於洙莊公徒勞民動衆以為此無益之舉

敵人葢望而笑之何葢於備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于長勺

齊伐我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來伐也乾時之敗齊取子糾殺之齊亦可以恝然矣今又稱兵以涉吾地辛魯潛知逆而敗之長勺魯地也聖人書公敗之而不書來伐予奪葢可見矣桓十三年齊衞鄭來戰於郎内無詞以敵之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今公敗齊於長勺無詞來伐故以偏敗為文内外異體戰敗異

名而曲直一判春秋之文誠不可俄而度也

二月公侵宋

莊與宋未嘗有怨也以為修先君之怨歟則桓之末年尤親於宋亦無一日之憾也且齊為殺父之讎而莊實比之尚何宋問然則公侵宋忿兵也何忿乎忿宋之薄已也莊之不孝父讎不能以義復母淫不能以禮閑天下皆以為齊侯之子宜諸侯之不齒也居位至十年四鄰無一介之使以交於侯人五年伐衛

之役宋陳蔡雖同之其實從齊不從魯也三國益恥與同列矣故圍郕之役待於郎而陳蔡不至薄莊之不足與也長勺之勝益亦偶然莊公於此遂以其兵力之彊而侵宋焉怨宋薄已不能自反而修身齊家自咎所以不當於人者何故乃無釁而侵鄰國以結怨於諸侯則莊公之為人果不足以為君子而小人之歸矣

三月宋人遷宿

宿宋之附庸也而介於宋魯之閒隱公元年及宋人盟於宿二國相要同盟於此則其在宋魯之閒審矣公侵宋宋蓋疑宿之徽為魯所逼而降之於是遷其國都内近於宋焉然則滅乎未也遷其社稷之守近乎宋猶以為附庸也故不書滅魯固不彊於宋也公一侵宋宋閔遷附庸而避之亦足以見閔之懦矣夏齊宋俱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宜宋之怯不能庇宿也噫力不能庇心不忍棄乃搆其民而遷之後遂不復

見於經以傳考之則其地卒在魯定十年侯犯叛郈赤誘侯犯如宿犯從之則地入魯久矣豈宋遷其地而據其邑卒入於魯邪考乎此尤足以見宋閔之不能庇宿雖遷之無益於宿之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師次于郎有待也待魯之服也前日公敗齊侵宋齊宋均有憾於魯則其伐我葢有詞矣尚何待曰惟有

詞而不忍鬬其兵故待焉威公以諸侯之師次于陘以待楚楚使屈完來盟于師故不戰而反楚雖南蠻猶知義也齊宋次于郎而敗宋師于乘丘莊雖周公之胄曽楚不若也魯之納糾侵宋皆無名之師而待於近郊魯固可求成矣反乘二國之無戰心詭謀而敗之莊公尚為知義乎凡外之來伐不書伐我書來戰或侵我西鄙伐我北鄙聖人皆迹實而書之不諱也今非侵非伐非戰而師次于郎本問罪之舉焉故

聖人亦迹實而書次不誣人以過也然齊宋同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又以見齊桓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宋則不忍其忿鬬之故獨敗也不然齊宋同敵魯宋敗齊兵安得獨無傷乎嗚呼齊威於是蓋有伯心非前日之小白也聖人亦因其功過而書之昔為桀跖今為顔閔聖人無私也跡其實以寓賞罰而已凡春秋伐而書次者善之也救而書次者誅之也伐而次蓋有所待不脅忿而遽疾於人也救而次則有所觀

望而不進矣聖人察其情以求其善惡不可謂書次
同一貶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於此始見經而所書者敗蔡師虜獻舞說者曰州
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吾不信也葢前乎此荆雖彊
未遽侵犯王略然蔡侯鄭伯會於鄧則聖人葢已憂
之矣中國諸侯無人慮此者今齊桓初得齊葢有伯
心焉故聖人於敗蔡之事首書之以見荆將吞噬中

國諸侯不可不慮以起齊桓之伯業也荆楚之疆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丁之興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而後怗服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債則有所不臣矣宣王之興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

朝貢於庭亦不過曰荊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荊或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荊繼書楚初來聘書人後又書子遂以為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遽反成湯高宗周公宣王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然則其所書之異何曰書荊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史文惟書子不書子為聖人之意葢楚自周之前無封爵直南蠻爾及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有書曰鬻子其後成王封其曾孫

繹於楚以子爵於是列於五等之末及春秋之世日以盛彊遂僭稱王雖其僭出於君而實國人奉之也至於通中國則以中國之爵為榮故會諸侯遣聘使以子爵自稱聖人亦因其自稱而書之僭王則聖人惡之然因其實而書王則土無二王不可以訓於是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楚雖彊大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蕃服之彊以尊王也若夫書荆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其俗葢善惡淺深自見非聖

人新意也或者又以楚書子為聖人據禮而稱之此又不然記以為凡東南西北之裔雖大曰子此則漢儒採春秋之文而立言非春秋之前先有是言也謂楚屬南蠻而稱子可也謂其餘三方皆稱曰子于春秋何所據而云然也哉此漢儒謬說非先王之典也不可以證春秋蔡侯獻舞即蔡季也吾於自陳歸于蔡既論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人之國勦人之祀固重也而世有所不免君子葢視其罪何如爾夏啓之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周公之典曰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罪非是二者則亦不至於絶與滅也然成湯之興仲虺作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則兼弱取亂侮亡未必皆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夫内外亂鳥獸行者也葢弱不能自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何甘誓

周典以絕滅為重而仲虺以取亡為輕也葢成湯之興仗義以正天下所存者大則所亡者輕矣今譚之惡不見於經傳齊侯以一舉而滅之君子葢疑焉然聖人於齊書師不書人無所貶於譚子書奔不書名若無罪也葢譚之罪固不至於滅而齊師滅之所以示威於楚九月荆敗蔡師而虜蔡侯其鋒不可戢視中國若入無人之墟也齊桓圖伯之謀固不得不示威以懾之齊桓之志則然矣而譚之罪不至於滅故

聖人書子予其示威於楚則書師責其滅人之罪故不名譚子其褒貶異文而各有義也不二年而會於北杏聖人又顯而爵之葢予其圖伯之謀也雖非成湯取亂侮亡之心而迹近之聖人豈以成湯望齊威哉予其迹而已孟子曰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於是葢可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莊公於此三敗齊宋之師矣屢戰屢捷公葢以為善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葢以結怨連禍民被其毒也子産以無文德而有武功為鄭之憂范文子以君幼而有武功為晉之患莊公豈特無文德而幼者哉其惡葢播於天下諸侯均不齒之而又結憾四境君子為之懼也幸齊桓方圖伯不以小忿為念宋閔旋被禍而絶報怨之師不然公敗宋之師魯之禍也非福也

秋宋大水

外災何以書往弔也魯讎於宋何為弔之幸之也再敗宋師宋怨弗忘報爭今宋大水則謀不及魯矣魯故幸而往弔焉災無赴告之義非弔無以書之弔而書於策聖人亦因史冊而書之以見公之結憾鄰國乃幸人之災以緩報怨之役何以為國乎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也魯周之懿親也所以為王主婚固多矣惟

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不然同姓主婚常事爾何以書之不書齊逆亦常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伯姬之媵也媵不書所以書者非常也故歸紀歸酅卒葬皆書焉叔姬自隱七年以媵歸紀迄今三十有四年叔姬蓋垂白矣以垂白之年不幸而紀亡紀侯大去不知其所終幸紀季以詐謀挈邑而入齊以奉宗祧於酅紀之五廟猶血食也然伯姬既卒繼

祀事者誰與謂紀之亡而酅之微遂棄而勿顧其如
宗廟何故不忍棄其衰殘之念而復歸焉全節中義
而不失婦道有足嘉者宜聖人不以其媵妾之賤不
憚辭費而究其始終所以存節婦之風為天下勸也
說者乃曰嫂無歸叔之義且以垂白之姬夫又何嫌
小人不成人之美而擠人之惡果聖人之心哉聖人
於詩存柏舟之什春秋著歸酅之事垂訓遠矣觀乎
此非徒全叔姬之節亦足以見紀季之果能奉社稷

於鄬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弑君及其大夫三累也於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既言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八月弑君而十月奔陳宋尚為有臣子乎陳佗奔蔡

蔡人殺之聖人與其討賊之詞宋萬奔陳而陳安之

陳蔡之善惡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之會桓公圖伯之初也圖伯之初而首以爵予之許其伯也古者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所謂上公九命者則伯之名葢起於是令威公之立不受命於天子則所謂伯者分州之伯歟抑九州伯之伯也古之所謂伯天子命之也今桓公之

伯春秋命之也曰春秋空文也安得有命葢聖人代
賞罰而作春秋則春秋之所予若天子之命也周衰
方伯之職不修諸侯不知尊天子而攘外裔周替於
上楚僭於外聖人葢憂之今齊桓之興哆然有圖伯
之心而齊實方伯之後也於是聖人以權許之豈茍
許之哉許之於初所以責之於後也故今日北杏之
會諸侯皆人而齊獨書爵尊之異於諸侯所以責其
尊天子攘外裔之效也而桓公果能不負聖人之責

成九合之功伐楚於召陵而折其彊暴之鋒中國恃以不為楚者桓公之力也聖人於春秋詳桓公之始終以荅羣弟子揚管仲之丕烈公子其君而私稱其臣所以露春秋之旨使後世知吾春秋實予齊桓也則北杏之會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豈非許其圖伯之始也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前日滅譚聖人書師今日滅遂聖人書人譚遂均不

宜滅而春秋一予一奪何也前日書師非予之也權也今日書人非苟奪之責其正也前年楚人滅蔡淩轢中夏聖人將許其示威以圖伯故以權予之今既爲北杏之會伯業萌矣而齊桓不能安靖小國和協大邦宣禁令以安王室合兵力以帖荆楚乃以諸侯小不順則遂舉而滅之是怙其彊也非安輯諸夏之意也故聖人復貶而書人前予之今奪之非私也迹其善惡而已故譚子書奔而遂君不書奔奔者不能

保其國之稱也譚子有不能保其國之罪以啓齊之滅故書奔遂無罪而齊滅之故不書奔觀乎此又足以見滅遂之無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敗齊師未嘗與齊通也北杏之會莊公不與今齊威以遂不至而滅之公懼尋會于齊齊侯盟于柯平于齊也說者以莊公忘父讎復通于齊茲蓋不然襄

公莊之親鄰莊且比之威公襄之弟何與於鄰不責於比襄之罪而責於從威之盟非春秋意也然則柯之盟許之乎曰魯聞齊之名有所不安也況盟其君哉然春秋之法重責其初而略其終其鄰之切者莊固親之何有於威聖人既責之於襄則今日之盟有所不問也特其從伯之會始於此矣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以為齊桓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焉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鞌之戰而後能取無

足據者然以為桓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何則公伐齊納糾于桓為至讎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則魯之怨齊葢未償也今頓釋前憾而為是盟桓之心葢休然有容矣宜諸侯之心服也曰桓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外書人而內書單伯則內外皆大夫爾或者以書人為貶齊非也齊侯何罪哉宋背北杏之會齊釋而不伐則諸侯攜矣伐宋之兵伯主之權也非過也單伯復會故再起伐宋之文齊將伐宋不期於魯自柯之盟始平爾齊不保魯之必從也故不敢期之魯見宋不至而齊伐之於是懼而以單伯會伐焉後期也後期而齊桓不問此所以服魯之心而得其從鄄之會也大夫不序將卑師少爾

秋七月荆入蔡

先治内而後攘外伯主之序也今齊桓圖伯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盖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桓盖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説者遂責威公不能服楚是亦責人之難矣夫穫稻粱必春耕夏耨秋耘而後冬得而穫之種未入土磨刃而將刈焉吾竊笑其愚也荆之彊暴非一日矣不可攊而取也必安靖中國内治而後攘之宣王之事也不然未有以待虎杖尺箠而搏

之有不觸其怒而為其噬者幾希故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以見楚之彊不可俄而服而齊桓之靖安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桓公以不能治楚葢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周衰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諸侯魚潰鳥散無或宗主人各有心心各自負掩然無相下之志故桓公之興

驟舉而合之葢亦難矣故一得國公摟諸侯而會之以一其心今伐宋而得宋於是會于鄄鄄之會為宋也單伯魯大夫四命之孤也不名說者以為王臣於此灼見其非也春秋書王臣必列於諸侯之上以主會如僖八年會王人某侯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某侯于葵丘則王臣皆書於會之下以主是會今單伯書於會之上如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季孫行父會齊侯于穀皆内臣也其文自順說者疑魯大夫無書

字者不知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入仕於魯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踰年再會于鄄懼諸侯之離也會之於春見之時所以協諸侯之慮而啓其尊周之心也左氏以為齊始霸未也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哀姜均齊女也二女均有罪而齊桓殺哀而釋文何也義之所在也文姜通於襄襄兄也殺文姜則

為暴兄之惡釋而弗問遠之之道也哀姜通於慶父
慶父賊也以義殺之内足以滅惡外足以懼賊於姜
為安也齊桓於此葢亦有所審矣然威公方圖伯而
姜如莒未必不為伯業之累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邾之别封裔出於邾也其地在徐州徐隸宋也葢
附庸於宋也叛宋而宋伐之爾連齊人者脅伯主之
令也郳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也故同邾

人伐之宋謀則深矣蕞爾附庸其能容三國之師乎

三國皆人貶其毒也

鄭人侵宋

鄭突誠不令之人哉初因宋篡國既而背恩為讎及居於櫟則又宋之力也今賂傅瑕殺子嬰而入鄭是再篡爾齊威方伯赦而不討葢用寛典而突不知世有伯主非若前日魯桓同惡相濟之時也而欲以舊怨侵宋焉可勝討乎故明年三國伐之荆又伐之突

方知伯主不可不依而宋之不可伐也於是同盟于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伐鄭而序宋於上示伐之名也伯主之兵不可無名而動無名之兵曲曲則無以令天下雖鄭者宋也而齊伐之鄭其恝然無辭乎故序宋於上明宋伐之

齊雖伯主順其義而已矣故鄭服於幽之盟鄭宋釋怨而同盟知齊桓之義正不可不順也將卑師少稱人

秋荆伐鄭

楚將憑陵中國蔡鄭實當其衝東諸侯未知有楚而蔡鄭首蒙其害其為國亦難矣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齊桓雖患之然力未能制也鄭於此不依伯主其能立乎一從幽之盟而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

則謂威公之伯無益於中國誠有不信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伯也前乎此未有同盟者而此同盟焉此齊桓由之而伯也盟之禮重矣二傳皆所不識周禮殷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云同盟古者十有二年王乃時廵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為宫築壇以木作方明方四尺設六色上下黄四方各以

其色陳幣玉加壇上諸侯各立於方明之下王乘龍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於下方伯臨之所以一諸侯以尊天子故曰同盟周衰巡狩之禮不行方岳之會無之久矣威公於此葢假是禮以臨諸侯各國其國各家其家宋殤不王鄭莊拒伐魯桓輸朝宿之邑衛朔抗子突之師來聘而魯不報錫命而魯不朝問於他邦知其皆無王也威公於是慨然有尊周之志合諸侯而示之以方明之禮臨

之以衆同之盟雖王不在是而其志有足尚者聖人不與尚誰與哉故八國之君皆貴而書爵其予之也至矣揚子曰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此言得聖人之心也然八國皆爵而内不書公一以為微者一以為諱之且八國同盟魯敢以微者間之邪以為諱之固是也而未得其實且魯有父讎於齊所當諱也然於襄公不諱而於桓公諱之於柯之盟不諱而於幽之盟諱之何哉葢諱幽之盟所以存君臣父

子之義為桓公全尊王之舉也且會而列姦管仲以為不可而列雖果無累於盟乎且幽之盟非私盟也為尊王而盟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則魯莊會之是也而父子之義其可廢乎莊之會幽固忘父子之義矣而春秋必為之諱者存父子之義也存父子之義非為莊也為桓也莊公在所不責矣而桓公尊王乃使人廢父子之義則桓之為累大矣故諱之若莊不在是者為桓諱也諱之則君臣父子之義全而幽之盟

愈可貴矣或以為莊公諱何不諱於前而諱於後也

未達其旨

邾子克卒

儀父也至是齊桓既伯為之請命於王也故書子

右莊公盡十六年

春秋經筌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四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王永年

謄錄監生臣張德濤

春秋經筌卷四

宋 趙鵬飛 撰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而詹不書族葢有罪焉討有罪而非伯討奈何不歸之京師也然鄭詹之罪不可詳左氏以為不朝且冬會于幽而春遂責其不朝邪無是理也不然齊且伐罪以責其朝執詹何益哉公穀

以為佞人則有之矣而其說未白要之鄭自忽突爭衡二君出入相避如傳舍而為臣者朝以為讎暮以為君君之位如奕棊而已之位如盤石見利忘君反面事讎自祭仲以下皆然也若詹者必仲之黨無疑矣則執之為得其罪然桓公既伯則當執歸京師而聽天子之命乃自執之而已此其所以書人不得為伯討也

夏齊人殲于遂

王者之師為義起也誅其君而弔其民民大悅今齊滅遂以兵戍之遂人其果悅服乎不服而戍之以兵且無所畏乘其虛而盡殲之嗚呼吾今而後知不義之果不可為也不義而彊且愚民有所不服而況君子乎遂君滅矣而區區之民敢抗齊而殲其戍人使遂之君存其肯屬而事齊邪遂君不知其何人觀其以義得民逆知其為君子齊桓之滅遂於是為謬舉聖人於其滅書人而於此書殲以齊人自殲為文則

其高遂人之義也審矣遂人於此亦足以復其君之讎歟然齊威之此舉為伯業之累甚大君子益以為威公惜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之為言竄也責詹之辭也與鄭伯逃歸同義然詹不逃歸而逃來則為鄭之罪人也審矣見惡於鄭得罪於齊逃而奔魯而魯納之是魯為逋逃主也吾竊為魯懼之齊鄭不稱兵於魯幸矣

冬多麋

麋獸也周禮獸人夏獻麋月令仲冬麋角解皆此獸未嘗有而有曰有有蜮是也嘗有而多曰多多麋是也蜮以有為異麋以多為異皆記異也杜氏以為多則害五穀且為災麋非食五穀者疑杜以麋為草耳

非是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魯有戎患非一日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桓皆會而盟之葢虞其為疆埸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不修戎備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春秋之書追者三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伐不覺其來也不覺來而追之戎備虚矣

秋有蜮

蜮含沙射人益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蜮雖

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

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且感之聖人不以微不書欲

人君之謹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可與權而不達權君子謂之固可與正而不中正君子謂之專達於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中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為利國家乎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為而至於鄄哉齊桓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

以為四方諸侯之來道里均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桓之伯嘗兩會於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於衛適遇其會也廼遂與二君盟其意葢以為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伯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伯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勿及盟而結之專齊桓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會盟也葢

前乎此伐宋之役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桓亦以結為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為會盟而來也於是怒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其欺也而陳亦與之何邪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矣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誑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葢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

子而不去族因以為襃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宋齊嘗同幽之盟今何釁而伐魯哉以為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矣存乎亡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邪曰討鄭詹則脅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均疾於魯尚何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為襃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

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弑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桓不能繩之為伯主之累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忿而況鄰國乎況伯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姦招侮敗伯業矣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為齊宋會于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為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薹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於是葢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非

屠戮無以禁其搏噬彼得其死幸也

夏齊大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日齊伐我西鄙何為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過也大災甚矣宫廟庇庫盡矣可不弔乎書之以見齊桓之伯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逺於中國乃舜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衛魯之間隱桓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此其為患尤近伯討所當先也所貴乎伯主者以其能從簡書敵王愾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鄰國齊桓可不討乎桓公即位葢十年內則伐叛討二以立已桓而已戎葢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亦足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伯討也而聖人書人責其緩可知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篡忽而入櫟其後卒歸於鄭而聖人不書歸說者以為不赴於魯非也其入櫟也魯實納之豈其歸鄭而不赴哉聖人不書其歸不予其有鄭也至是卒葬皆書曰鄭伯則知其卒得鄭也其間莊四年垂之

遇十四年鄄之會皆突也非子儀也突時蓋在櫟實未得鄭而聖人以鄭伯書之予其世統也突簒而與世統柰何名與之而實誅之所以深治其簒之罪也今突死而嗣世統者突之子矣其可不與突世統哉或者以垂之遇鄄之會爲子儀此死法也非春秋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肆赦也眚過也赦大過也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今過之大者皆舉而赦之肆大眚或者以為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邪不觀文之逆順而誣人以僭甚非義也然則肆大眚予之乎曰予之且人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雖禹湯所不免而責常人無過可乎過而殺之則雖欲自新無由也故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亦治世之典特觀夫過故之辨耳故者心乎為是惡也過者非心乎為惡誤舉而已故曰宥過無大

赦其誤也刑故無小誅其心也然則虞舜之制諸侯
亦得用之乎曰舜之赦赦天下威福之權也諸侯之
赦赦一國聽訟之法也昔成王命康叔曰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罪有小而故則不可不殺是諸侯
亦得肆眚也豈康叔得肆眚而魯周公之後反不得
肆眚邪然十二公之中惟此一書之則他公皆未嘗
宥過過故盡殺之而莊公鞫其過之大者而肆之也

是亦春秋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哉說者以為文姜之惡非赦不得葬故肆眚而後葬之文姜之惡熏炙天地淫奔於齊莒之閒往反如織生且不治令死矣反待赦而後得葬邪使不赦而葬時王伯主四鄰諸侯將發其冢而暴其尸邪無是理也且文姜之罪與齊襄等襄之存九伐之法不行襄之死且得以禮葬而文姜何足治哉況子安有赦母之道乎或者又以為請於天王而天王肆眚若爾則經當書天王大

肆眚今曰肆大眚辭直出於魯矣天王何與哉此皆求其義而不得妄緣上下之文而鑿為是說不知肆大眚適居文姜卒葬之間非緣上下之義而立文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葵丘之禁曰無專殺大夫則當時諸侯葢專殺大夫矣古者大夫命於天子有罪則聽天子之命春秋諸侯大夫自命而自殺之其專甚矣經書殺大夫者四十七皆書其專也然就其事而言之則殺之有罪無

罪不可無別故凡殺世子母弟目君甚其絶親也殺有罪則稱人以為國人皆欲殺之也殺無罪稱國以為國君私殺之也或曰殺大夫舉其貴之辭也殺公子舉其親辭也殺而稱名得其人也得其罪也稱大夫而不名不得其人也不得其罪也其凡例如此而其罪之重輕情之深淺即可見之不可以例求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書人以殺殺有罪然公子陳侯之子也父殺其子父子之恩絶矣然御寇不子而自取

殺身陷父於不慈葢參譏之

夏五月

春秋無以仲月首時者或五字之誤或月下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復通於齊且謀婚也前日見絶於齊以公子結之抗今日復通於齊亦安受高傒之抗抗則均矣然結之抗有西鄙之伐而傒之抗魯因求婚焉齊以為怨魯以為懽彊弱曲直葢已判然矣齊之不義殺其父而

脅其子莊之不孝忍其父而昬其讎則防之盟公之恥不其深歟故沒公而不書也然忍父讎受僕之抗何求於齊哉欲婚而已讎與色孰重父與妻孰親莊公重色而輕讎欲昬而忘父則公之恥自取之也甘受其抗尚何辭

冬公如齊納幣

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不孝也納采不親而公親之非禮也雖孝與禮聖人不以責禽獸而春

秋垂萬世之典非為莊設也為萬世重父子之親垂
婚姻之教因不孝以致孝因非禮以致禮春秋之意
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忍讎而婚冒喪納幣今至也吾不知何辭而飲至策
勲哉
祭叔來聘
孫云周大夫祭采地劉云祭邑天子之下大夫是必

使之則其不稱使不子使也下大夫無臣雖有臣猶不外交也祭叔畿內諸侯也聘者大夫之事而諸侯親之可乎祭叔假王命託聘為名而私交於魯其實非聘也聘必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非王命也諸侯不自聘託王命也祭叔蓋自以為有所憑藉而來足以逭私交之罪矣而不知春秋不書天王使之則不惟暴其私交之罪而且兼受欺君之誅也齊高子來盟非君命也故不書齊侯使而見專盟之意祭叔來

聘非王命也故不書天王使而見專聘之罪然盟有善否大夫專之猶或可也聘豈王臣所得專邪聘者傳命之辭無命而傳是罔人也内以欺君外以罔人祭叔之罪葢重於祭伯之稱來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甚哉公之無恥也子同生於今三十有六年則公之婚姻固失時矣徒以父殺於外母淫於内諸侯所不齒非忍讎而婚天下無與為匹者故忍而婚於齊齊

既許婚而母喪未除莊公之心益可料矣故前年如齊納幣今年如齊觀社社何足觀哉托觀社而如齊也穀梁以為尸女益照其肺肝矣君子恥言之吾因穀梁之言聊發其隱情而已耳

荆人來聘是年楚成王即位

朝聘非荆人所得與也明堂位四裔來朝皆位之國門之外四塞世告至周禮亦云蕃服世一見掌客掌賔客之牢禮諸侯士大夫皆有飧典命掌諸侯之儀

五等之君及其大夫皆有車服禮儀之數而獨不及蕃服其來也行人制其出入其至也象胥制其言語先王所以謹中外之防至深且遠也況楚人佳兵樂禍乃其天性故商頌之美武丁則曰奮伐荊楚魯頌之美周公則曰荊舒是懲盖世亂怙終雖四塞世告至蕃服世一見之制亦曾未有與焉今即幸而賓服天子大朝會引而進之守燎之列可矣況乎其不能也春秋之世荊楚日彊聖人葢憂之入鄭伐鄭駸駸

然其患深矣今率然而聘魯説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且自荆之魯以職方考之幾二千里彼何慕於魯而來邪葢藉聘問以窺中國也計道里之遠近歷山川之險夷覘彊弱於諸侯察備禦於疆埸其為謀有不可得而料者而説者以其去兵而用禮為可嘉不知禮自中國出楚人安得知禮假禮以為謀君子不可不察也前日伐鄭書荆而今日來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為進之

且直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而其大夫之名氏又未通於中國也故加人字以成文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復書荊邪僖十四年狄侵鄭書狄至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二十四年狄伐鄭復書狄豈其伐衛書人而進之邪蓋與邢人俱不可曰邢人狄伐衛也文有逆順聖人初不以此為褒貶學者宜深思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已不踰禮而後可以責禮於人已既不正則人必以不正加我此理之必然者也莊既求婚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反如織非禮甚矣而齊侯亦無詞而拒之何哉桓公宮中女市女廬七百内嬖如夫人者六人何責夫魯侯䌰然出入齊境而無恥也故欲遇而遇欲盟而盟受其侮而不愧者齊有以自取之矣蕭叔蕞爾附庸其朝於魯禮所當然者魯有宗廟社稷之守非亡國而餬口於外也不

侯公之至而來朝因其在穀而逆朝之其不正甚矣而公亦安受之而無忿心何邪公之於齊父讎也忍讎而求婚且未成禮乃旦暮驅馳於齊境說者葢以為陳佗焉則無怪其見侮於蕭叔而受其草次之朝也孔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若齊之桓魯之莊皆自侮者也及見侮於人亦披襟而受之夫復何辭聖人書穀之遇蕭叔之朝以見君子責已不可以不重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忍父讎以婚於齊而内有所不安焉今母喪告終將除禫而逆女於齊也使桓而有靈冥責不輕矣故莊欲以丹雘之飾而媚於先君秋丹其楹春刻其桷以重悅其在泉之靈也不然五廟皆有宫何獨丹刻於桓也哉噫嘻其謀葢亦迂且誕矣忍於心而飾於外尚何以為孝乎内不孝而外加非禮其得罪於先君葢重矣說者以為誇示齊女且姜氏入不敢覿

於廟尚何誇邪禮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告期也告期而盟之懼有所不信也告期大夫之事而公親之告期婚姻之常而齊盟之內外均非禮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義同丹楹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智術近乎詐而君子有所不廢者時假之以濟正也惟君臣父子之際不可加智術於其間事君而尚智術是天下之大姦事父而尚智術是天下之大不孝也莊公於君臣父子之間智術無所不用而不忠不孝之罪益彰元年為天王主婚於齊父讎也不以情而辭命於王乃以術而築館於外內若不接讎外若

順王命而不知成天王不正之命致王姬居外之久其惡尚何以益之是將以智謀為忠而陷於大不忠也今既忍而婚父讎且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乃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媚於先君及逆女而返公不與姜氏同至難於告廟也七月公歸八月姜氏入公之歸也書至而姜氏之入不書至姜氏固不可見於廟矣而公之至吾不知其何辭以告廟也且公之行也既以逆婦告及其至也吾意其必矯舉而妄告廟矣

不然安得不與姜氏同至邪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則公之至吾不信其以姜氏告也莊公之智術於是窮而不孝之罪愈暴白而不可掩矣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若公者可謂心勞而拙者也聖人各因其實而書之而莊公不孝之罪無以逃於筆端吾因是而知君臣父子之間果不尚智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者天下之公器而覿者私見之名也假公器而用

之莊公之情可見矣哀姜讎之女也莊公不敢以見宗廟夫諸侯娶元妃以奉粢盛今娶婦而不見於廟果何為哉是重色輕禮也不能以禮事上則何以責禮於下今大夫宗婦覿用幣於禮不其過歟薄於奉上而厚於責下莊公其何以安之莊公之心葢曰吾私覿而已不以公見則外不負宗廟内不負夫人而不知其内外兩失之也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則覿者非下見上之禮燕閒而私相見也故曰朝覲大夫之

私覿非禮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恭也以私覿而見則如勿覿而已況又用幣邪且三帛二生一死男贄也榛栗棗脩女贄也以私覿而用公禮以女而奉男贄莊公益以私覿則於禮為輕故重其贄以覿焉公之志荒矣守禮則心有所不安用術則智有所不周顛倒錯亂無一是者葢無逃君子之笑大夫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不可析為二豈有男女俱見哉穀梁之說非是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及赤之事左氏不載凡大夫出入公子爭國兄弟父子嫡庶之辨惟左氏最詳而於羈赤之事獨無傳此所以起二傳之紛紛也以史記世家考之莊公卒僖公夷立亦不載羈赤出入之事疑赤則僖公夷字似赤而誤耳然學者當以經證經不可以傳證經以經文考之此與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大相類鄭莊卒忽在喪曹莊卒羈亦在喪忽及羈皆當書子而不書子不子也突憑宋而入赤倚戎而入皆自外入簒故突不係之鄭赤亦不係之曹但突先入而忽出羈先出而赤入出入有先後而事則一也君子無可疑者然曹鄭之事則同以情察之羈赤之罪當加忽突一等且宋人執祭仲以制鄭之命以宋則彊於鄭以祭仲則彊於忽忽外逼於宋內逼於仲勢不能有鄭而出奔猶可言也今戎纔侵

闕文或謬字也先儒皆援郭亡之事以實之曰齊桓公問郭何故亡父老對以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其事與時實相近但不可遽以為實也非郭公之下闕事則公字為誤耳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即位於今二十五年而諸侯無聘魯者薄莊之不足齒邪苟不得已從伯主之命則同會而已未嘗交盟交聘也今既婚於齊陳人懼其脅伯主而報西

鄗之役於是使女叔來聘葢亦非得已也然聘鮮有書字者而女叔書字何邪女叔之字必叔有賢行在陳為賢大夫不為來聘襃之也然則何以知其有賢行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公子季友賢人也女叔實友之春來聘而冬公子友如陳報其聘及其終也友復如陳葬之惟賢友賢愚因公子友而知女叔之賢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所以用陽也春秋書日食鼓用牲于社者三莊公二而文公一皆著其僭天子且非禮爾伐鼓當於朝不當於社當用幣不當用牲也然日食三十六惟此三者書鼓用牲何也得禮不書失禮然後書

伯姬歸于杞

曰歸不曰逆杞侯自逆之何以不書杞侯來逆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則大水無伐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社為禮于門非禮穀梁又曰救水以鼓衆似緣公羊而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鳴鼓而攻社蓋學於公羊師弟子循其私說而不稽古也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古無是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内大夫出聘自友始然外大夫來聘書聘内大夫出聘不書聘蘇轍所謂禮成在外未可必於我是也春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報之友賢者也何以不書字至閔二年季子來歸而後字之邪葢因國人之善一舉褒之足矣何用屢字而屢褒之也若陳女叔則非來聘無以著其賢故因聘而字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戎為魯患舊矣而今日之兵實為曹伐之何以知其然前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為曹可知矣陳為羈伐戎則自伐可也何必求魯哉蓋魯逼於戎且世有戎患陳遠於戎無事乎伐之以生釁也此必陳女叔及公子友之謀矣然則公之征伐内則報濟西之役外則問侵曹之罪師出為有名

故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且以塞魯之詞也然戎之所逐者羈也羈卒在陳戎之所納者赤也赤卒居曹則公之伐戎將藉曹以為詞其實不能治戎而正曹也在當時齊為伯主知曹之亂而不問見戎之彊而不伐而魯能伐之齊侯葢有慙德於魯矣書曰公至自伐戎莊葢自以為莫大之功而策勲於廟也

曹殺其大夫

曹赤之篡戎納之曹羈之出戎逐之大夫何與今魯
伐戎而曹殺其大夫逆知其無罪也赤益藉是以塞
魯之詞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不書其名非其罪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之先伯翳與秦同祖雖居中國有夷風焉在魯之
初伯禽有費誓之師為魯之患舊矣穆王時偃王僭
稱王穆王滅之而别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今之臨
淮是也益介於魯宋之閒為二國患今必徐犯宋之

牧圉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兵出以名不以彊弱伯主之𦊱也雖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正其名也名正則罪人服用兵之道也然齊宋皆以卑將少師而公獨親之何哉葢春公嘗伐戎戎比於齊也苟示弱於徐則戎必合徐以伐魯故以先聲挫逆謀也不然費誓之役且復見於莊公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伯姬來公往會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婦人既嫁不踰境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桓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葢北杏之會諸侯未信鄄之會則初得宋皆伐宋之諸侯也故孔

子舉其九而已其兵車之會四孔子葢略而勿録焉聖人豈樂夫用兵哉安中夏而尊王室為可貴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之法輕於誅小人而重於責君子公子友賢者也不畏私交之法而如陳葬其友雖朋友之義為五教之一而君臣之義葢重於朋友聖人責其重所輕而輕所重故不以其過小而勿誅葢曰季友君子也當以君子之道責之

冬杞伯姬來

無事而來非歸寧也與祭伯之私來同若曰歸寧直

常事爾何以書

莒慶來逆叔姬

非為君逆也臣自逆也為君逆稱逆女自逆稱逆叔

姬與高固同葢君臣之辨也或以為成禮於魯或曰

不與夫人之稱鑿矣

杞伯來朝

以伯禮朝也義同桓二年滕子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謀伐衛而魯不從何哉五年齊襄拒王師而納朔公實從之今日齊桓責尊王而伐衛公則拒之拒其是從其非樂於為逆而憚於助順莊公之為人葢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十六年幽之盟衛朔同之前年幽之盟衛懿不至此
桓公之所以伐衛也如是則伐衛為有名矣聖人何
以人之益朔實得罪於王五年脅齊襄之力敗王師
而入衛則衛固天王之叛國也桓公圖伯以尊王而
叛國不討兩會于鄄為宋伐鄭衛朔在焉已而同盟
于幽則朔親齊為已至矣故桓公匿其逆王之罪而
不問也今朔固死矣罪復何問哉而前日幽之盟衛
懿不至懿朔之子也父數從已則匿其叛王之衍子

一違命則責其尊王之義罪在父而責歸其子宜衛
雖微有所不服也伐衛者齊也而及戰者衛也齊問
罪而衛及戰衛果服齊乎然則桓公果心乎尊王邪
抑假尊王之命而求諸侯也聖人照見其情故齊衛
書人以見衛則有罪然而桓之伐衛亦不得為伯討
也左氏載子頹奔衛王請伐衛之事諸儒多從之然
於經無所考愚不敢以傳廢經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自北杏之會於今十有五年其閒兩鄄之會兩幽之盟諸侯不為不從中國不為不振矣而鄭逼於楚倚齊尤重故兩鄄兩幽之盟無敢不從所以望齊者甚切然桓公不能少加威於楚使鄭被楚兵而後救之且越千里之外以謀伐山戎盖威諸侯則為齊之利荆楚鄰於鄭伐楚則鄭受其福利已者在所急而利鄭者在所緩桓公之情盖可責矣故救鄭善事也

而聖人不與其爵以為被伐而後救不若先攝之而使鄭不被其毒也內書公而外書人葢不如是則無以見齊人之為齊侯也桓公之伯至此不為不久而惟盟會書爵用兵無善惡悉貶稱人皆以其急於利已而緩於安人也

冬築郿

春秋書築者七築館築臺築囿而已未有邑而書築者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創作邑必有居室城市司官

之守故曰築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且城楚丘城緣陵曰都可也城中丘城郎亦可謂之都邪葢城者有其邑矣城其外而域之也築者作室以為司官之守爾宣王考室之詩曰築室百堵百堵皆興是也周之冬夏之秋非其時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興是不急之役何益於國邪無益於國有損於民民困而邦本搖其為國危矣凡土功之事聖人謹而書之所以惜民力而固邦本也

大無麥禾

以時言之麥夏之穀也禾秋穀也安得至冬而後知其無周公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且黍稷禾麻菽麥三時之穀也至十月登場圃則聚而納之囷倉及納囷倉而後知其無焉蓋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非歲杪無以知其一歲之豐凶也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一歲無麥禾而遂告糴於齊是曾無一年之蓄也莊公之為君僅足以蜡臘又何有於民

臧孫辰告糴于齊

魯之空虚非一日之罪也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之豐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則有九年之積故雖堯水湯旱而無虞莊公即位於今二十有八年矣九年之積安在築館以奉王姬浚洙

以備齊寇會盟戰伐無歲不有丹楹刻桷無所不為上有星隕日食之變下有多麋有蜮之異大水者三無麥苗無麥禾者各一而前乎此尚築郿後乎此且新廏災異相仍靡費百出不計國之豐凶民之盈歉惟己所欲直情為之計其出入未嘗有數月之積也故一無麥禾遂求餉於鄰國且王之求賻求金魯之乞師告糴天下之深恥也曰求曰乞若得不得未可知也而告糴尤為至辱命垂溝洫而乞食於人齊幸

有嗟來之心以振之不然君民何恃以生哉故聖人於此直書告糴而不書如如緩辭也葢不書告糴無以知其有旦暮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先民而後畜也廏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貴民而賤畜也然為國之備在兵而兵之用在馬故六繫為廏備於周騋牝三千美於衛馬政亦有國者之不可廢也然君

子必辨其後先稽其貴賤者葢事有本末不可後本而先末貴末而賤本也去冬大無麥禾則民食已不足何問馬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力疲瘵何問廄則馬在所緩而民在所憂廄在所閒而力在所恤以凶歲疲民新不急之廄雖曰得時其為國之患大矣故聖人不以其時而略之曰新革其故也曰延廣其舊也或以延廄為法廄古無是名也葢不究其義矣

夏鄭人侵許

許之為國介于楚鄭之間鄭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而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襲鄭如入無人之墟矣是鄭自撤其藩蔽也為鄭謀者不若厚于許教許扞楚而鄭援之許藉鄭以全鄭得許以安更為唇齒之邦而緩急相救鄭且内連齊晉以抗之則許未必亡鄭未必困也鄭不料此而與許為讎成十五年許畏鄭而遷葉葉楚地也許既入楚鄭無歲不受楚兵葢鄭自撤藩援而不自覺也今楚方讎鄭

而鄭侵許許必從楚其後八年之間而楚伐鄭者三

蓋無其蔽失許之援也

秋有蜚

有蜚記異也劉敞曰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

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若是則非

止為異且為災矣此世未嘗見者疑非中國物也聖

人書曰有異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內女鮮書卒葬惟紀之二姬與宋共姬書卒葬紀伯姬恤其死於國之亡而葬於齊也紀叔姬以其不失婦道卒歸於酅也宋共姬以其守節而死於災也非此不書

城諸及防

十有二月今之十月也水昏正之時可以栽板榦矣得時不書此何以書以歲凶民疲而連城二邑有何旦夕之急而為是哉莊公之庸且虐不念民力矣國

虛民叛城堅如金夫誰與守之識者以為寒心而莊公不懼奈何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欲救鄣而不能也與三年次于滑同義葢次滑書公而此不書公尤足以見公之恥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城在今之密州杜氏以為紀之附庸紀近於密故

也齊襄庸君也其虐紀而滅之無足謀者而威公方伯何賴于蕞爾之鄣而必其歸附哉然郕降于齊師郕自降也齊人降鄣齊人逼而降之也襄公逼紀而去之桓公逼鄣而降之為惡僅一間耳鄣區區微國無損益于齊無鄣不害為伯也而得鄣則為伯業之累大矣吾於此重為威公惜之

八月癸丑葬紀叔姬

歸于酅葬于酅也而曰紀叔姬叔姬賢也故必係于

紀一歸紀則死生以之叔姬之義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同上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之遇齊侯謀伐山戎也公辭不能故明年齊侯

來獻戎捷

齊人伐山戎

山戎遠於中國自入春秋亦未嘗為中國患以職方

考之葢居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也東距遼水北距燕薊其僻遠而富且饒故齊威利而伐之俘其寶玉以富國也齊内有魚鹽之利而外貪遠夷之富則齊桓之斯舉為利而已管仲荅楚師之言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東至於海北至於無棣然則令山戎又越於無棣之外桓公不憚千里之險而征之非利肯為是乎内有楚之患日雖于鄭齊玩而不伐山戎無損中國而齊首伐之齊之

為謀益可見矣不然伐戎美事也聖人安得書人哉其後秦惠王將併天下先取蜀諸葛亮將一吳魏先取瀘究其利心皆齊桓之謀也聖人首貶齊桓垂戒遠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前年築郿猶曰築邑以涖民也新延廄尚曰蓄馬以備邊也城諸及防且曰設險以域民也今一歲而三築臺何為者哉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

候有時臺以候四時故分至啓閉必登而望之以書雲物占災祥水旱而為民之備也則其臺必在國之都矣今曰郎曰薛曰秦皆逺地也葢厲民以自樂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懽樂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豈能獨樂哉今莊之三築臺所謂民欲與之偕亡者也天災時變無若莊公之多工功力役無若莊公之數廩稍空虛無若莊公之甚而一歲之間三時役民以奉

一巳之樂嗚呼莊公觀天災時變工功力役廩稍空虚一念及此恨無門以入地尚何樂哉而莊公憯不自知則莊公之志慮精神益巳荒矣明年而即世有以也夫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隘哉齊侯誠伯者之罷不足以望三王之髣髴也抑

亦管仲所以相其君者然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葢有伯者之君必有伯者之佐君臣之量極於是矣故功烈如彼之卑也蕞爾山戎何足道哉桓公幸而克之折馘執俘捷如其志葢自以為不世之雋功故獲戎捷俘而來獻焉且獻捷於王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魯何尊於齊哉齊葢以為威魯而魯初不從伐坐受戎捷其為榮大矣又何懼耶聖人隘其然書曰齊侯尊且貴也曰來獻捷卑且辱也以尊而

行甲以貴而就辱其待齊桓可知矣四年齊人來歸衛寶于齊書人而不書爵微者也于衛書歸不書獻順辭也葢衛寶以畀來歸戎捷以尊來獻也觀乎此又有以見桓公智有餘而量不足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甚矣天之仁愛人君也雖無道之世猶欲保持而全安之故示之災變所以警其荒而策其怠茍能畏天

戒而悔過憂民又未必不為賢君也莊公之不君屬民以自奉一歲而三築臺況積歲凶荒廩稍不足而工功日興其為惡宜獲罪於天不可逭其禍矣而天猶欲示之戒不雨而為旱災使莊公視此恐懼以荅天戒憂勤寛恤以恤民隠尚能自反於善也而明年春又城小穀嗚呼一時不雨其為戒大矣而莊公不自悔用是知莊公果庸而無知不可告戒故勦之而後已其啓手足於路寢尤為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以其所聞之說取經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時有得其實者學者見其偶合遂以為左氏國史經自國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則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衆而遷就者多則謂左氏皆誣誕之詞無足取則失之疑果與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經為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時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穀之事而知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取經文之

近者合之審矣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於今頼之而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曰為管仲也是左氏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而齊無小穀因以小穀為穀城曰穀城齊地穀城固齊地而安可强改小穀為穀城邪范甯曰小穀魯地為得其正矣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則小穀魯城甚明矣春秋魯未有城外邑者惟城楚丘上不書諸侯若内城之者葢聖

人異其文不與諸侯得封衛也楚丘為衛地葢已見於詩刪詩作春秋皆出於聖人之手於詩既顯言之故於春秋隱其義後世決不疑楚丘為魯地也若齊侯城穀寘管仲則非聖人之言安可持是說而遂以小穀為穀城邪魯何與於管仲而為管仲城邑乎況申無字之說亦不曰魯為管仲而城之葢曰齊桓城之也左氏之說於是暴露誠無足據者則其合者亦不過附會而偶合矣擇其有益於經者從之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春秋之世東諸侯之彊大者曰齊晉宋而已晉恃其彊終齊桓之伯未嘗一同其會盟而宋于晉為亞也宋一不至則齊之伯業有所不成而諸侯亦從而攜矣故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桓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丘梁丘宋地也去齊八百里齊侯不以八百里之遥而為是遇者葢求宋所以卜諸侯之從違也宋無二心則會盟有所不必講故遇而已不必會諸侯也說者以遇為不期之會觀乎此謂之不期可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恩義不俱立君子

何以處之哉擇其重輕而已君臣者尊尊之義兄弟者親親之義也尊尊之義公也天下係之親親之義私也一家係之君子不得已寧以公蔑私則所存重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誅管蔡而天下安廢兄弟而存君臣後世不以為非者於輕重之義取舍審矣慶父叔牙季友桓之三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材莊公固有世子安得及慶父牙之謀逆謀也次問季友曰臣以死奉般般世子也且牙立

慶父則般必死般死則魯國必亂故季友以君命召叔牙而酖之以兄弟之義言之則叔牙兄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則子般君也存兄而滅君則利一家存君而滅兄則利一國家與國之輕重葢已判矣故寧酖叔牙而存魯焉聖人以其酖兄為義之正也故書曰公子牙卒以存季友之義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獲終于路寢幸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家不早

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古者諸侯首娶元妃以奉粢盛先正其家孝之大也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後娶于齊齊讎也姜氏入不敢以見宗廟不以見宗廟則如不告而娶矣不告而娶是淫於色也方姜之未入也納幣觀社如齊如織會齊侯盟齊侯不勝其皇皇也姜氏既至丹楹刻桷以耀之宗婦用幣以悅之不勝其歡如也家人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九三以陽處陽剛嚴者也正家之道寧過乎

嚴故嗃嗃悔厲吉苟瀆慢而説則家道隳矣故嘻嘻終吝若莊公所謂嘻嘻終吝者也哀姜無子内嬖如林羣公子横於外嫡庶亂於内以般為嫡般實非嫡以閔為長閔實非長嫡庶不分魯國無所託莊何以死哉死目未瞑慶父弑二子烝哀姜幾至亡國恃以不亡者文武之靈未泯周公之祀未易勦絶也不然莊公所以齊家治國之道皆自取滅亡也豈非桓公所以貽厥子孫之禍歟有國者視桓莊之禍可不謹

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嗚呼般之死慶父出皆季友之責也友既酖牙以立般而般卒不免乎殺友尚可以逭其責哉友初不能奉般則如勿立既立而不能庇般則必殺慶父不能殺慶父則死之如是則不失為晉荀息今君不能庇賊不能討身不能死是曾荀息之不若也初酖牙也竊自比於周公而終乃不能下同荀息何邪愚知其

心矣友之意葢以莊之終也哀姜無子般也閔也申也均庶也吾將以般母有寵於莊莊葢將屬般也故順君之欲而奉之今般既巳矣莊之他子尚可以繼莊也盍謀為後圖焉然慶父殺般而出洋洋乎如常人友亦常慮及此乎力既不能討亦將以懼之使惴慄而不敢復入乃一詞不問使雍容閒暇而如齊卒之復入再肆其毒而奔莒此又誰責哉春秋凡内賊出尊則書孫臣則書奔今聖人於慶父書如齊以見

魯無以制之者矣魯無以制之則又誰責吾固曰責季友然齊為方伯乃安魯之亂受魯之賊則其罪當加季友一等此又春秋之法不言而諭者其微而顯於是見矣

狄伐邢

齊桓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制狄狄伐邢病齊侯矣

右莊公盡三十有二年

春秋經筌卷四